

南方周末 文丛

父亲的滋味

《南方周末》编著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阅 览

南方周末
文丛

父亲的滋味

《南方周末》编著

南方
周末

父亲的德行是儿子的最好遗产。

——
塞万提斯



I267
20138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父亲的滋味 / 《南方周末》编著.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2.5

(《南方周末》文丛)

ISBN 978-7-5391-7664-2

I. ①父… II. ①南…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5099号

父亲的滋味

《南方周末》/ 编著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文 欢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60 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7664-2

定 价 25.00 元

赣版权登字—04—2012—205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南方周末》文丛编辑委员会

总策划

王更辉

主 编

黄 灿

编辑委员会成员

王更辉	黄 灿	陈明洋	伍小峰
毛 哲	朱 强	向 阳	邓 科
吴志泉	史 哲	肖 华	朱红军
张 英			

执行主编

张 英

序

因父之名

杨继斌

父亲们在又一个新的春天悄然老去。我们祝福他们健康，祝愿雨露遍布他们经管的花园，祝愿蛇离开他们耕作的菜地。

因父之名。父是甲骨文里手持棍棒的子女教育者，是《易经》里所谓“子之天”者。

我们相信“父”意味着最原始的平等。套用夏洛蒂·勃朗特的名言，当这些衰老如一件旧衣裳的男子，穿过他们手头的锄头、扳手、手术刀、权柄、支票、豪华汽车的方向盘，来到“父”这个符号面前时，他们的灵魂是平等的。

因父之名。每一个父亲，都曾对同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加持祝福。那时我们还在襁褓里，他们教我们与人为善，教我们平等公正，教我们宽容退让，他们带我们去看花儿而不是尸体，他们给我们玩具而不是涂毒的匕首。

因父之名。我们相信“父”意味着最朴素的圣洁。当他们暂离每一天的艰辛、阴谋、懦弱、蝇营狗苟、风湿疼痛、求告无门、日进斗金，来到子女面前时，这些年老的农民工、上访者、囚徒、官员、慈善家的眼眶里，都满载着同样的父亲所独有的圣洁光辉。是的，父亲温暖的眼眶，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后的散兵坑，我们在这里躲避流弹，自舔伤口。父亲的眼眶是圣泉，他让每一个心力交瘁的战士瞬间回到

“满血满魔”的状态。

因父之名，是希腊神话里阿喀琉斯在每一次战斗前高呼父亲的名号；是禹完成鲧的治水事业。所以我们不理解衙内们会“因父之名”去牟取暴利，去欺压弱者。这不是“因父之名”，这是吸血爬虫和宿主的关系。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把开春的第一期报纸献给我们的父亲。因为他们是教化，是传承，是饥馑之年的种子，是最原始的平等以及最后的善。我们力图概括出每一位父亲的特点，他们或强悍，或无力，或江湖气，或坚韧……而这些词堆砌在一起，恰是人们对“父”这个符号的整体想象。

他们是那个滋养我们长大成年的核桃壳里的国王，他们在我们出生的第一天——那时他们还是壮年——便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怀有乡愁。

目 录

前 世

父亲叶剑英的重大抉择.....	叶向真	2
我们的父亲陈寅恪.....	陈流求 陈小彭 陈美延	6
和我不太熟悉的父亲季羨林.....	季 承	16
和父亲季羨林.....	季 承	21
季羨林的最后六年.....	季 承	27
在你们了解同情之后，安静.....	季 承	30
揭开真相无损父亲的伟大.....	季 承	33
他就是一个科学家——儿子眼中的钱学森.....	钱永刚	39
人生没有如果.....	钱永刚	41
父亲陈毅在我眼中是“501”.....	陈昊苏	46
父亲告诫别做“八旗子弟”.....	罗东进	50
领袖“护卫”，昂然沉浮.....	罗 箭	54
白先勇说白崇禧.....	夏 榆	59
我的父亲金性尧：一个简单的读书人.....	金文男	64
我父亲是一个归不了档的人.....	胡纪元	70

华北战场上父亲的一首七律——家庭、战场、胜利	胡德平	77
父亲是个孤独的先行者——子女眼中的项南	项雷 项小米	90
父亲洪深的两次当官	洪 铃	93
读李锐在北大荒写给范元甄的信	李南央	100
马东眼中的马季	马 东	106

今 生

世上少了一个人	刀 口	118
父亲的味道	童 瞳	121
父亲一声不吭	任世成	124
生命的聚散，化作一场冬雨	万 云	127
往事悠悠，生命如酒	陈晓蓉	130
江湖：湖南好汉	于建嵘	133
安稳：螺丝钉王国	潘晓凌	136
白发：父亲陈广乾	陈 林	140
老去：秋风败叶总牵连	阿 乙	142
强悍：老爸成了小孩	周云蓬	145
无力：救父记	蒋方舟	149
庇护：我爸是一把伞	苏 岭	151
碌碌：户口簿上的过客	鞠 靖	154
退让：递给我烟抽的父亲	王 力	159
阴影：我的“老汉儿”文强	文伽昊	161
坚忍：父亲的家谱	陈 鸣	165
奉献：他把自己儿子捐了	王盟盟	168
活着：我最后的城堡	田 玉	171

老实：父亲是钉子户	孟建伟	176
平凡：感激父亲	东东枪	179
写给天堂女儿的一封信	谢家强	183

恩 典

父亲的告别仪式	张宇光	186
有其父有其女	薛忆泓	188
有关于牺牲和传承	阿尔泰	190
忆父亲	林梅村	192
以父亲的名义	王书亚	203
一次报复行动	刘秀芳	206
要父亲还是要法律	叶匡政	208
我的父亲蔡定剑	蔡克蒙	210
谁动了侯耀文的遗产	程西冷	213
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	王书亚	215
牵手	林青霞	218
活着就是幸福	贺 山	220
父亲	宁财神	223
父亲，我们一起努力！	刘述涛	227
父爱的滋味	冯八飞	229
打倒老爸范成业	范 伟	233
爸爸、柚子和我	梁幼祥	235
李幼斌：遥远的父亲标本	钱德勒	238

前世

人们是五光十色的，没有整个是黑的，或者整个是白的，他们身上好的和坏的东西混合在一起——这是应该知道并记住的。

——高尔基



父亲叶剑英的重大抉择

■ 叶向真

很多朋友多次问到我：你对你的父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什么样的评价？你从父亲身上看到了什么，学到什么？我想在我人生历程的不同阶段，对父亲的认识是不同的。从我出生到上大学，由于一直在父亲身边，受到他的呵护，过着一帆风顺、无忧无虑的生活，所以没感到父亲有什么特别，觉得他就是我的父亲而已，跟大家的父亲是一样的。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增多，加上阅读了许多像《星火燎原》一类的优秀传记文学和回忆录，我对父亲的了解才逐渐全面而且理性起来。

我父亲一生中几次重大的抉择、人生道路的选择，都是非常正确的。我认为是因为父亲心里有一个正确的人生定位，就是“为人民”。他一生都把是否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民族最有利作为人生抉择的唯一考量。

投笔从戎讲武堂，立志追随孙中山

父亲 1897 年出生在贫穷的客家侨乡广东梅县，这里的人要么是被人卖猪仔到南洋（东南亚国家），要么是自己想办法走南洋谋生。我祖父的 4 个哥哥都去了马来西亚怡保那个地方讨生活；祖父排行最小，就留在了家里。

父亲中学毕业后，祖父叶钴祥带着父亲远渡重洋到了马来西亚，父亲在连续找工作碰壁之后，终于谋得一个小学国文教员的职务。在马来西亚教书，可以过衣食无忧的生活，却不能满足父亲报国的志向。

这样的情况下，听说唐继尧（云南讲武堂的创始人之一）开的云南讲武堂招募学兵，父亲就毅然投笔从戎，于1917年去了讲武堂的炮科习武。

父亲在云南讲武堂毕业时是炮科少尉。校领导非常重视他，希望他再回南洋，帮助招考一些侨生到云南讲武堂来。但父亲却一心要跟着孙中山。为什么？因为孙中山提出反对军阀、反对帝制，提倡共和，要救国救民，要让中国人民站起来。这样一种呼吁和号召对于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父亲和一些爱国青年一样，不堪忍受祖国在封建统治者和外国殖民者双重压迫下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凄惨境地。“立志报效祖国”对父亲来讲绝不是一个口号，而是要把自己一生交给祖国和人民的一个人生抉择。

当时父亲毅然谢绝了唐继尧先生希望他留在云南讲武堂的一片好意。他立下志愿：谁为人民，就拥护谁。所以父亲坚定地追随孙中山革命，要把中国从苦难中解脱出来。因而，父亲从云南到了广东，参加了支持孙中山革命的粤军，为推翻腐败的满清政府而奋斗。

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之后，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21年，父亲成了孙中山的随扈，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营长。1922年6月16日，粤军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竟然炮轰广州总统府，想要消灭孙中山。父亲等护卫孙中山在广州珠江的白鹅潭登上“永丰舰”，摆脱了陈炯明的围攻，脱离险境。父亲本人也多次险些被军阀叛军暗杀。

孙中山屡受国内军阀势力的欺骗和打击，在关键时刻一些标榜支持孙中山革命、建立共和国的外国势力纷纷背叛，几次落难他乡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他清醒地认识到：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就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于是孙中山倡导“联俄联共”，决心在俄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

东征讨伐陈炯明，黄埔结缘蒋介石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筹办黄埔军校，廖仲恺先生受孙中山先生委托，建立了20个人组成的筹备组，其中有蒋介石和我父亲。我父亲受命负责招生及选拔教员等工作。黄埔军校建校初期，我父亲任副教育长，负责制定了全校各科系课程。由于需要打击陈炯明反革命武装，黄埔军校开学前他带部队参加了“东征”。

父亲在黄埔军校跟蒋介石结下了非常好的友谊，成为蒋介石的嫡系和亲信。蒋介石非常信任父亲，他规定任何人不得佩剑或佩枪进入他的卧室，只有父亲可以例外。蒋介石非常欣赏和器重父亲，在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时，他任命我父亲做他的第二师师长。

那个时候父亲在国民革命军中已经是高官了。他跟我讲当时他任二师的师长，同时还兼着两广的盐务总管。广东广西收盐税的官位是一个肥差，挣钱不费吹灰之力，干一两年100万美金就有了，那时的100万美金相当于当今几个亿的收入。他行军的时候前头是一匹马，后头是一个轿子，还有一个班的士兵跟着。父亲不想骑马的时候就可以坐轿子。挑夫前面挑着丹麦的饼干、炼奶和咖啡，后头担着威士忌和白兰地洋酒。有时遇上没有水洗手，父亲就用白兰地酒倒出来消毒。当时很多人仰慕他的位置，希望能够有一天也像他一样风光。

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围剿共产党，在南京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群众进行了“四一二”大屠杀。

人民的鲜血惊醒了父亲，他震惊地看到蒋介石为了自己统治中国的个人目的，不惜屠杀革命力量的暴行，他痛苦地思索了三天三夜，最终决定放弃高官厚禄，离开蒋介石，并通电反蒋。

父亲在中国革命最低潮的时候，在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毅然决定脱掉

皮鞋穿上草鞋，追随中国共产党走向井冈山，去完成解放全中国的革命大业。

毛泽东评价我父亲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父亲也在自己的一首《题画竹》诗中言道：“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

今天的时代，人们生活富裕而安定。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仍然要面对人生的抉择，要选择人生的道路。然而，物质上的极大富裕并没有必然带来精神生活的充实。父亲当年放弃的高官厚禄，竟成了现在一些年轻人所追求的人生价值。

有人会说，时代已经不同了，父亲他们讲的那些战争年代的故事已经过时了。我却说，父辈们一心为公，奋不顾身，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精神永远都不过时。

父亲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客观上是人人为我，所以主观上要我为人人，这个社会及国家才能凝聚、才能和谐，人们才能够真正安居乐业。

我如今也已步入老年，作为一个老人，我希望看到有志的年轻一辈在人生道路上能有一个正确的选择，走出自己光辉的一生！

（作者系叶剑英次女）

我们的父亲陈寅恪

■ 陈流求 陈小彭 陈美延

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前途未卜

1945 秋至 1946 年春，父亲在伦敦经英国著名眼科专家 Sir Steward Duke-Elder 诊治并主刀，做了两次手术，视力略有改善，但未能复明。就医期间，父亲时常与 Duke-Elder 大夫交谈，相互十分投缘，后来主刀大夫主动提出不收手术费，令父亲非常感动。在英国治疗期间，邵循正、熊式一等多位友人常来探视并帮助写信、念报、读小说及做种种杂事。由于目疾未愈，父亲正式辞去牛津大学教职，候船归国。

1946 年春天，父亲搭乘 Priam 轮横越大西洋绕道美国，是因为当时对美国医师能否进一步治疗自己的眼疾，还抱有一丝希望。本年 1 月，在纽约的胡适曾建议父亲到纽约哥伦比亚眼科中心诊治，并要了 Duke-Elder 所写的父亲在英国治眼的最后意见书，征询哥大专家有无挽救之方。哥大眼科中心的 Mc.Nic 大夫与同院专家研究后答复说，Duke-Elder 尚且无法，我们如何能补救？4 月 16 日，船抵美国东海岸纽约，停泊在卜汝克临二十六号码头。胡适请全汉升带一信送到船上，告知这个坏消息，左眼复明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父亲很觉悲哀。故船抵纽约，便留在船舱休息，没有上岸。4 月 19 日，老朋友赵元任夫妇和周一良、杨联升听说父亲到了纽约，登舟相会。

父亲国外游学 10 余年，不只一次航行经过酷热的苏伊士运河，而乘海

轮通过巴拿马运河——全球最长的水闸式运河，由大西洋到太平洋，平生唯有此次。由于两大洋水平面有差异，轮船在运河中需上升3个“台阶”，然后再降三级，才到彼洋。父亲在感受船身升降“台阶”的同时，听船上人描述过闸，饶有兴趣。父亲所乘的轮船经美国西海岸，横渡太平洋，于5月末抵达上海。而此时母亲及我们姊妹尚滞留四川，等待交通工具，未能出川。

同年6月，王锺翰老师与我们家四口人，一同乘敞篷卡车由成都到重庆。将要到达时，卡车与对面来车错车，一个急刹车，流求的头部被碰撞，短暂丧失意识。到重庆的医院急诊，诊断为脑震荡，医嘱卧床休息观察。王老师同路到重庆后，旋即回湖南老家探望母亲，不久赴美留学。母亲和我们暂住九姑原在重庆观音岩的家，等候江轮东下南京。复员人数众多，交通拥挤，船票难求。在等船票的过程中，小彭、美延接连出麻疹，母亲又是一番辛苦。此时俞家三舅婆心杏老人、九姑及表兄弟已先行去南京安顿新家，大维姑父因公务有时在渝。八叔登恪一家也从乐山武汉大学来到重庆，候船回武汉。大家好不容易才得到船票，高高兴兴地挤上一艘首次下水的新木轮，船刚起锚，可能由于严重超载，即倾斜进水，不能航行，乘客只得重回码头上岸。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去中央研究院驻渝办事处开具证明，购买飞机票。母亲在渝每日频繁上下山坡，旧病发作。流求天天到售票处问讯，等候购买机票。排了许多天“号”，才买到8月6日、7日分两天飞的3张全票1张半票，流求送小彭、美延登机时和美延同乘一辆人力车，向珊瑚坝机场行进。下坡途中，突然被一辆同方向行驶的吉普车擦碰了一下，人力车向路边侧翻，拉车及乘车人都甩了出去，摔在长满乱草的泥地上，吓得还不轻，幸而没有大碍。次日母亲、流求始飞抵南京。这是我们第一次坐飞机，心里有些紧张，生怕患有心脏病的母亲不能适应高空环境，因当时飞机舱内未提供氧气服务，也无空气调节设备，听说患心脏病及高血压者乘坐飞机有风险。复员途中的磕磕绊绊，是还乡人群常遇到的情况，多数人的心情比逃难时平和，但我们家因父亲疗治眼疾彻底失败，成为盲人的一家之长前途未卜，孩子们皆未成年，家中气氛并不轻松。

在清华校园，父亲是一名盲人教授

母亲及我们姐妹，在与父亲离别一年之后，又在南京萨家湾南祖师庵七号九姑寓所团聚了。此时我们的父辈陈家兄弟姐妹六人中，康晦姑随新午姑出川至宁不久，父亲寅恪刚由英伦返国，七叔方恪早在南京居住，远在庐山的五伯隆恪、武汉的八叔登恪也都赶来南京相会，这是抗战胜利后的一次大团圆。每天晚餐后，父亲总邀大家到自己暂住之室“煮粥”，即共话家常，这个房间比较僻静，也不干扰别人。六兄妹商议尽快将祖父灵柩南运，与祖母合葬杭州。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聚会，此后我们的父辈又天各一方。

到南京后，父亲须要决定行止，是留在南京专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还是北上清华任教。最后决定接受清华大学的聘书，重回老朋友众多且熟悉的清华园。未在南京工作，是否与父亲一贯不愿生活在政治中心（首都）有些关系？

重返清华园，父亲已是一名盲人教授，1946年11月又开始授课，讲堂设在家中最为西边的狭长大房间内，校方搬来一块较大的木制黑板及若干张课桌椅，父亲坐在黑板旁一张藤椅上讲授。开课前，原“助理教学工作所聘徐高阮君”，因故未能按时到任，父亲写信给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天挺教授，请求支持，“暂请北京大学研究助教王永兴君代理至徐君就职时止”。不久，郑天挺主任又派北大教师汪钱君来帮助工作，清华再派陈庆华君来任助手。3位助手分工大致为：王先生主要负责授课有关工作；汪先生重点在研究方面；陈先生则管涉及外语部分。早上王先生先到，离去后，陈先生来工作，由于工作结束已过食堂开饭时间，所以须在我家午膳后才回去。而汪先生的工作时间只能排在下午和傍晚了，下午汪先生常陪父亲散步，边散步边讨论业务，工作散步两不误。由于王、汪二位均非清华教员，不能在清华参加分配住房，后来学校替王先生租赁了离我家较近的校外居所，便于早上赶到（那时由城内到西郊清华的交通极不方便）；汪先生则住我家教室黑板后面用布帘隔开的小间里。父亲仍继续担任燕京大学研究生刘适的导师，刘先生隔两天下午来一次。另外，父亲还指导清华大学研